

克孜尔石窟的守望者

本报记者 吴锋思 陈丹丹



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

新疆木扎提河北岸,有一片秀丽的白杨,在
延绵苍凉的明屋达格山脚下,与克孜尔石窟相
相望。

这片白杨,笔直的干,笔直的枝,与土黄色的
山体交相辉映,在孤独而漫长的岁月中,守护石
窟,经历风雨。

与这抹绿色共同守护石窟的,还有这样一群
无名的人——石窟壁画修复师。

剂缓缓注入裂缝中,如同在为一位受伤的
病人进行精细的手术。

灯光从头顶洒下,照亮了斑驳的墙
面。洞窟内搭起高高的脚手架,用凳子
改造的工作台面上摆满了图纸和各种
修复工具。汶攀峰说:“当亲手修复的
壁画露出原貌,特别是在壁画中有意外
的新发现时,会一连高兴好几天。”

扎根

克孜尔石窟研究所坐落于远离城
市喧嚣的僻远之地,这里的修复师,基
本是在年轻时来到大漠。他们之中,有
人从数千公里外的云南远道而来,有人
放弃了熟悉便捷的城市生活,有人则带
着孩子在这里安了家……他们如同寻
到沃土的种子,在石窟壁画这棵参天大
树旁深深扎了根。

杨杰所在的研究所,设在克孜尔石
窟所在的明屋达格山脚下。几排朴素
的二层小楼,静静地坐落于坦荡如砥的
大漠之中。所里的人们,有的是因为对
艺术的追求,有的是被克孜尔石窟的神
秘所吸引。他们从天南海北来到这里,
与石窟结下不解之缘。

投身于石窟保护工作,在杨杰看
来,源自一次机缘巧合。十几年前,在
他毕业之际,克孜尔石窟研究所到他
所在的学校招人,而杨杰学的正是文物
保护专业。于是,他与同是上下铺的同
窗决定一起来到研究所工作。

“最开始,我是坐不住的。”在早期
的学习阶段,杨杰很难适应这份需要
“沉下心”的工作。受到所里经验丰
富的修复老师们影响,他慢慢开始改
变:“老师们坐在壁画跟前,一坐就是
一上午或一下午。那种专注和安静的
状态,让我大为触动。”

修复壁画,就像是另一种格物致
知。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杨杰逐
渐适应并爱上了这份工作,“可以一直
学习新的知识,自己也上手做了一些
修复工作。慢慢地发现,当真正投入其
中时,时间的流逝变得不再那么清晰。”

谈起自己选择工作的初衷,去年刚
到所里的“00后”小伙毛涵智说:“小
时候,我就对那些古老的物件充满了好
奇,仿佛它们在向我诉说着过去的故
事。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好奇逐渐转
化为一种热爱,让我决定选择文物保护
事业。”

对于同在研究所工作了十几年的
苗利辉来说,初来这里时,简陋的设施
和艰苦的周边环境让他着实有些吃
惊。但是,当他踏入石窟的瞬间,仿佛
穿越了时空,被眼前精美的壁画和神
秘的氛围所震撼,壁画描绘着文明的
起承转合,似乎在诉说一代代人的离
合悲欢。

“在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中有很多歌
舞场景,乐伎、舞伎经常会出现在画
面里,说明当时歌舞艺术在人们的生
活中有很重要的分量。”苗利辉对壁
画内容如数家珍,“出现在龟兹石窟壁
画上的乐器有20多种,包括各式的箜
篌、阮、鼓、铃、钹、笛、箫等,舞
蹈多以飞天姿态呈现,重视体态的丰
韵和线条的曼妙。”

从看到壁画的那一刻起,他们决
定,用自己的一生守护这里。

寻志

午后,炽热的阳光让大漠变成了
一个巨大的蒸笼。张小江再次走进石
窟内,借着冷光灯的光线,开始修复
壁画。他的动作细腻而谨慎,每个步
骤都小心翼翼,“墙壁上现存的壁画,
局部存在地仗层酥碱等病害,地仗酥
松,需及时治理,一些壁画地仗层边缘
岩体已经分离了,有脱落的隐患,也
需要进行针对性保护处理。”

在角落里,团队中目前唯一的女
修复师张文爱正对着放大镜,眉头微
微皱起,仔细观察壁画上细微的裂
缝。随后,她拿起一支注射器,将特
制的黏合

让我先在旁边看,可我看着看着,就
忍不住上手了。结果,一天就修完
了一整面墙!”让汶攀峰没想到的是,
“到了第二天,师傅找我谈话,说我
干得太快,不能那么急吼吼的,要更
加细致和耐心。”

“静”,是修复壁画给人最深的
印象,修复师们要入定般“沉住气”。
克孜尔的大多数石窟,开凿于却勒塔
格山深处。壁画修复师常常要远离
城市喧嚣,日复一日地面对壁画,陪
伴他们的只有寂寥的风声。

“修复一件文物需要清理、填补、
加固、回贴、做旧等多道工序,耗
时较长,必须静下心来、坐得住。”
张文爱觉得,“文物修复工作并不
是很难,难的是坚持,耐得住寂寞才
会乐在其中。”

“经常一坐就是一整天,一晃好
几个小时,也许只能修复硬币大小
的壁画。”汶攀峰回忆道,自己
有次修复一块带有金箔的壁画,这
块壁画因为烟熏残损,上面的金箔
已经看不清了,需要一点一点地修
复。“修复这一块,前前后后
花了20多天。修好后,感觉壁画
里面的人好像活过来了。”

壁画修复的每一个步骤,都像
是在跟当时的画师对话。苗利辉说,
石窟壁画中记录着佛传、本生、因
缘故事,也记录着当时人们的劳动、
耕作、狩猎等场景,还有呈现当时
自然风光、动物植物和歌舞表演艺
术的画作,很多故事都传递了正向
的理念,“比如,第14窟的壁画
绘制了‘狮王舍身不失信’的故
事,它表现的是狮王信守承诺保护
小猕猴,面对鸢的侵害,愿意舍弃自
己生命换来小猕猴的安全。”

从胆大到胆小,渐渐地,汶攀峰
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刚开始的时
候,觉得自己无所不能,胆子特别大。
随着对工作的深入了解,越来越明
白责任重大,反而变得胆小了,每
一个动作都要深思熟虑。”

对于重点监护的洞窟,每天都有
专人负责查看。今年3月至4月,
阿克苏地区地震频繁发生,震中
大多集中在克孜尔。频繁的地震给
石窟带来了一定损害,部分石窟出
现了新的裂缝,这让杨杰和团队忧
心忡忡。

4月10日,阿克苏地区遭遇5.6
级地震。震后不到半小时,研究所
保卫科、保护所等相关科室的工作
人员就已冲到山上开始巡查。

一路上,大家仔细巡查石窟的每
一个角落,检查是否有新的破
损。他们轻敲着脚,生怕惊扰了这
沉睡的历史,“每发现一处细微的
裂痕,心头都会一紧,好像那是自己
身体上的伤口。”

即便是石窟中一粒不起眼的沙
石,也独自经历了千百年漫长岁月。
在这方寸之间的壁画与悠久的历史
长河对比中,修复师们慢慢有了一
种对有限和无限的敬畏。“个人渺
小而历史伟大,每一次修复,都是
在延续历史的生命。”

日常

在研究所工作,面临的困难不仅
是壁画修复本身的技术难题,还有
野外修复时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
件。

初来这里的时候,地域的偏远和
不便,远远超出了毛涵智的预期。语
言不通、信号缺失,这一切都让他
有些措手不及。“去年刚到克孜尔
的时候,单位派了一位当地的师傅
来接我。”他回忆道,“师傅说着一
口带有浓厚本地口音的普通话,我
一开始几乎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走
着走着,手机信号突然就没了,那
种感觉真的很无助。”

油条、馍馍、馕,这常常是他们
进山修复石窟时,一天的口粮。一
些石窟位置偏僻,上山的道路崎
岖难行。“每次去更偏远的石窟,
都像是一场艰难的跋涉。”汶攀峰
感慨道,“我们要扛着数十公斤重
的工具和设备,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由于修复工作的需要,一些石窟
站点,需要工作人员长期驻扎。在
那里,多数没有自来水和厕所,洗
澡要一个星期去城里一次,吃饭也得
自己做,食材两三天采购一次。“有
一次,我在一个没有信号的石窟站
点工作了将近一个月。那段时间,
仿佛与世隔绝。”张小江说。

由于长期在野外工作,修复师
们的身体承受了巨大压力。有人患
上了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等疾
病。张文爱从事这份工作已有15
年。夏日的正午,阳光炙烤着大地,
而在石窟中干活的她却穿着长袖。
“无论外面有多热,但在石窟里坐
上一会都会觉得凉,我患上了关
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现在
我不仅自己穿外套,还叮嘱同事也
穿外套。”她说。

因为工作的特殊性,一到修复
期,他们不能时常陪伴在家人身
边。杨杰的朋友圈和工作圈高度重
合,“工作和生活基本上都围绕
着同事们展开,一年到头与同事在
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与家人相
处的时间。”

研究所里的那片白杨林,是修
复师们和研究所工作人员亲手栽
下的。碗口粗细的白杨,在大漠中
倔强挺立。每年开春,他们扛着
树苗,拿着铁锹,在这里一起种
树。张文爱回忆说:“那时候,大
家至少会共同劳动一个礼拜,一
起种树、施肥。”

至于自己究竟种了多少棵树,她
笑着摇了摇头:“真的记不清了,
只知道每一棵树,都有我们的向往
和期待。”

赛跑

新技术的加入,为克孜尔石窟
的壁画修复保护工作带来了新的
机遇。

以往,研究人员或参观者需要
不远万里来到当地,才能一睹壁
画风采,如今,虚拟现实等一系列
数字化技术为文物保护与旅游开
发提供了更多方向和模式。

对于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部
分业内人士认为包含数据采集、数
据处理、数据管理、数据应用四
个步骤。其中数据采集作为文物数
字化保护的根基,尤为关键。

放眼望去,研究室内的电脑屏
幕上

显示着壁画的高清图像,修复师
们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对壁画进
行分析和研究。借助无人机,全
方位拍摄石窟得以实现,从而能
获取更为准确的病害信息。3D
打印技术的引进,则帮助修复师
们制作出更加精准的修复模型。

文物保护工作如何开展?一种
观点是:历史留下它们是怎样的,
或许,它们就应该是怎样的。

在壁画修复过程中,遵循“修
旧如旧”原则是重中之重。杨杰
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这一原
则的核心在于在尽量少的干预下,
在需要加固的时候,选用无色、
易渗透加固效果好的加固剂,确
保加固渗透后,表面不会形成膜
或产生眩光。”

新学科的融入也为保护工作注
入了新的活力。“这一领域不再
局限于传统的单一学科范畴,而
是涵盖了化学、材料学、生物学
等多个学科领域。”毛涵智举
例,化学知识有助于分析文物的
材质和化学成分,材料学则为选
择合适的保护材料提供依据,而
生物学在处理与生物相关的病害
和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发挥着关键
作用。

“修复壁画,归根结底也是探
寻真相,追溯它们的本质。”对于
工作的特点,杨杰有自己的认知,
“实际上,我们并不需要发散思
维和想象空间,而是更注重从本
质上去理解壁画的制作工艺和
材料,以便更好地进行保护和修
复。”

修复师们在工作中见证了石窟
壁画的变化和修复成就。杨杰感
慨地说:“研究所管辖着9处石
窟,壁画面积近8000平方米,分
布较为分散。十多年来,通过团
队的共同努力,大部分安全隐患
得到了解决,壁画也都得到了有
效保护。这是最值得欣慰和高
兴的事情。”

卓越的修复师,往往工作时不
动如山,沉静似水,追求无名无
我。壁画上不会留下他们的名字,
而他们在方寸之间,实现着与自
己和文物的一次次对话,探寻历
史真相,接续文明脉络,将有限
的自我融入无限的时空之中。

克孜尔石窟脚下,挺拔粗壮的
白杨向上生长。它的枝干犹如岁
月的褶皱,记录着悠悠时光。微
风吹过,白杨林沙沙作响,仿佛
在低声诉说着石窟的千年过往。



夏天的克孜尔石窟

本报记者 吴锋思 摄

他们将自己视作普通的文物工
作者,但其实,他们是顶级的石窟
壁画修复专家,是给这个国家饱
经沧桑的历史文化遗产“修复如
初”的圣手。

他们之中,有扎根大漠数十年的
老者,有跋涉西北几千公里的青
年人,他们与我们一样,生活在信
息时代,体味着既姗姗来迟又蜂
拥而至的现代文明。但他们的工作,
却是在时间定格的一方寸之间,
连接数以千年的历史。

克孜尔石窟所处的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克孜
尔乡,地处古丝绸之路要冲,北倚
天山、南邻塔里木盆地,是古代
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
节点。其石窟艺术始于汉,繁
盛于唐,不仅客观展现了佛教文
化东渐传播和中国本土化的历史
发展轨迹,而且还见证了公元3
至14世纪期间佛教在新疆地区
传播的历史。

这片开凿于公元3世纪的石窟
群,现存石窟349个,是中国现存
开凿年代最早的大型石窟群之一,
也是中国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
窟群。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俄、日、德、英等国的探险队
来华考察探险,使中国文物蒙
受巨大灾难,地处塔里木盆地北
缘的克孜尔石窟首先遭到人为
的破坏,让这些曾经辉煌的石窟
壁画变得斑驳、褪色,甚至有些
部分已经残缺不全。时光,似乎
也在壁画上慢慢凝固。

游人散尽后的克孜尔是安静冷
清的,在这里听虫鸣,在这里等
光来。夕阳的余晖为石窟所在
的山体披上了一层金色纱幔,只
有修复师在幽暗的洞窟中,三
三两两,找寻着散落在时光里
的故事。

修复

7月,克孜尔最高气温逼近40℃。
夏季的高温使得用于修复石窟
的材料更易干燥定型,因此,这
是一年中最佳的修复时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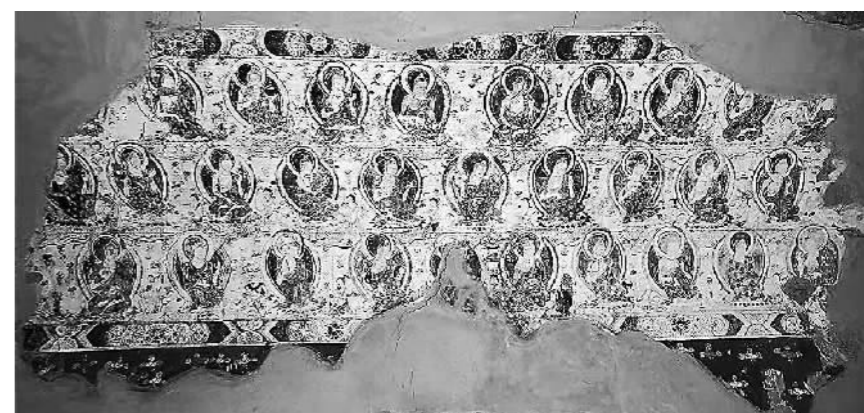
早晨太阳出来没多久,戈壁滩
上的温度直线攀升。37岁的修
复师杨杰攀上十余级陡峭的台
阶,来到一处洞窟,准备开展石
窟的日常养护工作。作为克孜
尔石窟研究所所长,每年修复
期,他几乎每天都要来石窟,开
展去除历史积垢、治理壁画局
部病害等壁画修复工作。

克孜尔石窟历经千余年沧桑
巨变,相对于自然因素,外国探
险队的野蛮



克孜尔石窟壁画

杨艳敏 摄/视觉中国



库车吐喇石窟壁画

库车市融媒体中心 供图